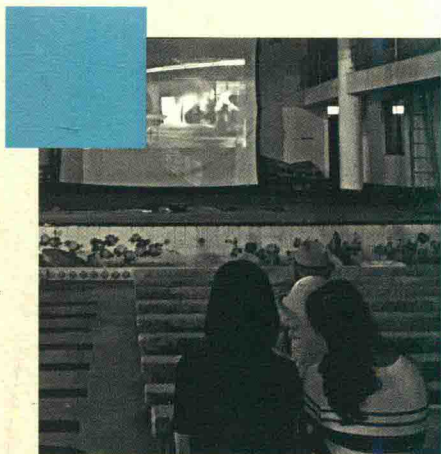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By
the
Seaside

海风 电影院

吴忠全
著



来，喝一罐冰啤酒，
悲欢看一看也无妨。
影，也不必为角色担心太久。

中信出版集团

By
the
Seaside

海风

电影院

吴忠全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风电影院 / 吴忠全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2019.4 (2019.5重印)
ISBN 978-7-5086-9775-8

I. ①海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7044号

海风电影院

著 者: 吴忠全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6.5 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: 2019年5月第2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775-8

定 价: 4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海风从远处吹来，喝一罐冰啤酒，
发觉这人间的悲欢看一看也无妨。
如同看一场电影，也不必为主角担心太久。

目
录

- 01 海风电影院
- 13 云下的日子
- 23 曾云海绿
- 35 一地深秋
- 49 岛屿云烟
- 61 你不要担心
- 73 我点燃那炉火

85 这是一个不能停留太久的世界

95 春雨几时休

109 台风偶尔过境

117 堕落的飞翔

131 在天鹅顶上游荡

187 所有的江河都会入海

我在小岛上闲逛，天还没全黑，商业街上的人不算多，店铺已早早地亮起了灯，像是把黄昏接过来，一直暖黄下去。

我肚子饿了，看到一家小店门前摆着从中间切开的大龙虾，红色的壳，白色的肉，看着就挪不开步子了。我问老板多少钱，老板头也不抬，说50块一只。我心想这么便宜，一定是死了很久的，就问有没有活的。老板从水箱里抓出一只张牙舞爪的，说活的80块。我心想不愧是海岛，真便宜，就要了一只。老板问我清蒸还是椒盐，清蒸的味鲜，我说要清蒸的，便进店里找了个桌子坐下。

店里人少，除了我还有一桌，三个女的吃了几十只生蚝，吃完挎着小包走了。我心里讶异：怎么这么能吃？目光便多跟随了她们的背影几秒，就看到老板在往门前的蒸笼里放龙虾，红色的壳，白色

的肉，50块一只的死龙虾。我觉得应该不是给我的，可店里又没其他人。那就应该是外送的，我安慰自己，但也有了隐隐的不安。

差不多过了5分钟，我眼睁睁地看着老板把那只50块的龙虾从蒸笼里拿出来，装进盘子里端到我面前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吃吧，新鲜着呢。”我一下子就火了，心想人在外地要少惹事，可也不能受欺负。

“这就是刚才给我看的那只吗？”我试探地问道，其实是在给他机会。我打量了一下老板，三十几岁，不高不壮，打起来我也不会太吃亏，除非他叫别人。

“就是那只啊。”他说得理直气壮，把我当傻子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很多的对策，比如报警，拨打315举报电话，拍照，发微博，等等，不为30块钱，为的是不被当成傻子，为的是正义，反正我也闲着没事。

“我刚才亲眼看到你放进蒸笼里的是死龙虾，咋的？你玩儿我？”我故意露出东北口音，这样显得霸气。

不知是我的东北口音震慑住了他，还是他本身就是不良商家中的新手，他突然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色，张了张嘴巴，看样子是想反驳我，却又像拐了个弯，开口变成了：“我去给您换一只活的，求您别嚷嚷行吗？”听口音不是本地人。

我知道自己得胜了，但还是故意板着脸，点了点头。他端

着 50 块的龙虾离开，我到门外抽烟，岛上空气潮湿，烟总软塌塌的，点了好几下才着。一抬眼就看到他手里抓着只张牙舞爪的龙虾正要杀，看到我出来，就举起龙虾给我示意一下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意，我点了点头。天完全黑下来了。

岛屿的气候难琢磨，动不动就会无预兆、不需酝酿地下一场雨，街上的行人在雨滴初落时走散，躲藏起来没了踪迹。

老板把我的龙虾端过来，看着就比 50 块的好吃。他说：“这个在海鲜市场进货都要 110 块。”这话算是解释了之前为何要偷换作假，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：“这小铺子，房租要 5 万。”我搭话：“一年？”他说：“一个月。”“哦，真贵。”我低头去吃龙虾，上面撒着蒜末，轻微地辣。他转身打开冰箱，拿出两瓶啤酒，“咣当”放在我的桌子上。我说：“我不想喝。”他说：“喝吧，送你的。”

我有一点儿想喝的冲动了，这冲动更大的成分是抚平他的愧疚，喝了似乎他就心安了，我想做个好人。

他把两瓶都打开了，我说我喝一瓶就够了，他却坐在了我的对面说：“外面下雨了，我陪你喝一瓶。”他的意思是下雨了就不会有客人来了，但偏不说没客人，只说天气，这种说话的逻辑我很喜欢，透着一种世俗的拐弯抹角，却也有历经年月的通透感。就像我奶奶，常年住在乡下，来城里住几天，在楼里待着觉得憋闷，要出去走走，我说外面下小雨呢，意思是别去，

她说那怕啥，脚上也不沾泥。这一句话我咂摸了好几天，还是觉得有嚼头。

那天老板在我桌前喝了三瓶啤酒，讲了很多话，外面的雨下下停停，也没再进来一个客人。我只喝了一瓶，勉强吃完了那只龙虾。说实话，龙虾做得不好吃，但听着他没啥逻辑地讲话，也还算能下酒。

他说现在是淡季，但还不是最淡季，原来每天上岛的人有五六万，现在只允许一两万，自从出了什么管理条例，差着三倍呢。

他说自己在陕西长大，二十几岁才来岛上，住的房子是爷爷的。他爷爷当年是军人，因一些历史问题一直住在岛上，他现在住的房子就是爷爷留下的，但不是爷爷的房产，房子归房管所管理，他只有居住权，一个月交 200 块，一室一厅的房子，正常的月租要 3000。

他说八月份刮了一场台风，风太大了，像世界末日，岛上好多百年的大树都倒了，自己家的玻璃也碎了几块，还没抽出时间安上，用布随便挡着。

他说一月份这里最冷，但也没多冷，可就是感觉冷。

他说自己之前有个谈了 9 年的女朋友，也不住在岛上，每隔几天都会坐轮渡来看他，他也总去看她，但还是她来的次数多。后来开店时急需用钱，女朋友背着几万块坐轮渡过来送钱，

他感动得不得了，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，可两人最后也没结婚，女方家里要在市区买房买车，他买不起。后来女方结婚时他还去参加了婚礼，也没觉得有多尴尬。前两天两人还偶遇到，她都要生二胎了。

他说自己也没想过再换个地方待，觉得走到哪儿都是一个样。他酒量不好，三瓶下去就有些多了，他有点儿要把所有说过的话再重讲一遍的意思，还好这时进来了一群喝多了的客人，嚷着要吃扇贝和生蚝，像是饿坏了要大吃一顿。他起身去招呼，我把100块钱放在桌上，用杯子压住，离开了。外面的雨几乎不下了，还是有几滴落在我身上，挺凉快的。

住的旅馆在半山腰的巷子里，我一路弓着身子往上走。路过两家酒吧，老板和服务员在门前坐着，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街道也干净，像是高墙内的老房子都不住人。整个小岛猛然间凄冷下来，厚重的空虚就压了过来，什么也纾解不了。

我回到旅馆，躺在床上，想思考一些关于人生与爱情的议题，却都草草收场。

又想着，也许一生兜兜转转到最后，能安分下来了，心里没有了牵挂的人，就找一个小岛住下，那时最惦记的是天气，一月的寒潮和八月的台风，还有那些冷不防落下的雨。

隔天，我早早地离开小岛，站在轮渡的二层，看船蹭过的

海水，像鸡蛋清打进油锅里，哗哗地有声响。远处的小岛，在雾气中晕了轮廓，对面的城市，高楼林立，透着一份骄傲的落寞。

二

我刚出码头就被一个姑娘拦住了，我以为是旅馆或黑车拉客的，板着脸不理睬，她却问我，需要导游吗？有点儿小意外，但并没有打消我的厌烦，还是在心里把她与那些旅馆和黑车拉客的人画上了等号。我摇摇头说不需要，径自往前走，本以为甩掉了她，可她仿佛犹豫了一下，又鼓起勇气跟上来，说：我是刚做这份工作的，请您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，一天只需要30块钱。

她话说得诚恳，像是经过生活的历练，什么俗气或难堪的话都能讲得稍显体面，像用软刀子捅你。我想了想，停下脚步，也想回个礼数，要了她的电话号码，告诉她如果需要的话我就打给她，心里却想着我是不会打的。我独行惯了，身边有个陌生人会有压力，甚至觉得连思考都放松不了。

要了电话，我接着往前走，可她又跟了上来，说，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呢。我想说，这重要吗？她却兀自介绍说，叫我小春吧。我说好，又要走，她就问我酒店找好了吗，我说已经定好了。她说，你能找到吗？要不我送你过去吧，我地形熟。

我差点儿就要发火说你烦不烦啊，忍住没说，只是说自己能找到，不麻烦了，但语气确实生硬了很多，她终于识得大体，不再纠缠。

我气呼呼地走了，酒店很近，几分钟就到了，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坐在沙发上看酒店赠送的地图，想着一会儿去哪儿逛逛。那是下午三点多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房间里，一切都 very 平静，我却不知怎么为自己刚才的态度感到懊恼，觉得没有管理好情绪。我是一个善于自省的人，越想就越认为不应该，甚而生出了些愧疚，于是我拨打了那个电话。她接起来，态度也没有很热情，只说好的，那我们一会儿酒店楼下见。这态度给了我一点儿自讨没趣的嫌疑。我踟蹰了一下，还是顶着几分不情愿下了楼。

她比我晚到几分钟，见了面她问我：“想去哪儿逛逛？”我说：“你推荐吧，我去哪儿都行。”她说：“其实我哪儿都不知道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”我这回控制好了自己的脾气，提了个比较著名的景点，她却说：“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走，我刚来这儿三天，哪儿都不熟。”我的脸色又难看了，我无法控制地说：“那我找你干吗？还不如用手机导航，景点你也一样不会介绍吧？”她很诚恳地点了点头。

我觉得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她应该自觉地走了吧，我愿意给她10块钱让她走，但我又不想开口，太尴尬，祈祷她说句对不起然后离开。可她一点儿都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只是站在一

旁四处看着，把难题都扔给了我，我也一下就泄了气，说算了，景点什么的我也不太想看，你就陪我随便走走吧。

小春是重庆人，个子小小的，浑身散发着警觉感，实则是紧张。我猜她是“90后”，她说自己是“80后”，具体是哪年的，我也没追问。我们在街上闲逛着，街边的小店铺都很精致，吵吵嚷嚷的，我买了两杯甘蔗汁，递给她一杯，她吸了两口，可能嘴巴不干了，便说起了话。

她说自己以前在重庆也是做导游的，是那种带团的一日游，在车上要做一些解说，刚开始做的时候不敢说话，背好的词也经常忘，忘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嘻嘻笑，尴尬死了。她说公司里另一个小姑娘就很厉害，忘词了就说，我给大家唱首歌吧，这个小姑娘只会唱两首歌，一首是《自己美》，另一首是《丑八怪》。

我说：“真的假的啊？这么对称？”她说：“我骗你干什么啊？她原来只会唱《自己美》，《丑八怪》是新学的。她原来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后来出了一次车祸，脸上留了一个疤，但也不算大，多涂点儿粉就行了。”

她又说回自己，说她讲解的时候爱讲八卦和反面人物，公司里一个老导游就批评她，说要讲人文历史。她说人家游客都不爱听人文历史，老导游就说讲不讲是你的事，听不听是他们

的事，咱们这是宣扬地方文化呢。接着她就讲了一次人文历史，背不下来还写在手上，结果当天就被游客投诉了，说她带团太无聊，然后她就辞职了。

就为这点儿事？我挺诧异的。她吸了口甘蔗汁，说其实也不单为这事，那时她和公司开大巴的司机好上了，那个司机比她大十多岁，是全公司开车最稳的。他们那边山路多，事故也多，但那个司机开了20年车了，就出过一次事故，还是对方全责。

那还挺厉害的，我话说得由衷。我的车技不好，对车技好又开得稳的人都很佩服。

她说她就是因为这个喜欢上司机的，每次轮到坐他开的车就特别安心，两人也特别说得来，一说说一路，有时说得游客都不满意了。他对她特别好，每次轮到他们两人一辆车，他都给她带一个梨，说对嗓子好。

她说到这儿就住嘴了，我大概能猜到故事没有什么好结尾，或者是她陷入了往事的迷雾里，一时抽不出来。我在路边又买了点儿吃的，分给她一些。我们去大树下乘凉，她突然露出释然的姿态，语气里全都是时过境迁的感慨。她说人生其实挺辽阔的，换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过不了多久，就能把他忘了。

我没有接这句话，我是个悲观的人，人们总以为，去了一个新地方，换一份新工作，离开一个过去的人，一切就会不一样了，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戏，世界是辽阔的，可人生不

一定。

那天小春陪我走到日落时分，短暂的缘分就尽了，我微信给她转账，她连声谢谢也没说，我也就没多给她钱，但我还是听完了她和司机的故事。司机带着她去郊外玩，出了车祸，两人被送进医院，偷情的事情也就暴露了。原来司机有老婆有孩子，小春出院后还被揍了一顿。司机左脚骨折，以后只能开自动挡的车了。

世事都有一定的规则，只是人们看到的都是巧合。

三

夜晚在海的那边终于降临了，沙滩上的人也散去了热情，我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在这里走一走，都不是为了找寻外部的东西，在这个时段，人更适合向内看一眼，找一缕风来消除慌张或是幼稚。

路过海边的一处古戏台，戏台上并没有戏，拉起银幕在放电影，台下一排排的石凳上，坐着稀稀拉拉的人。由于街灯的关系，银幕黑了些，色彩淡了些，画面像极了黑白电影。这电影我没看过，一男一女在打乒乓球，表情严肃，说着什么我没记住，音响质量太差，他们两个就那么一下一下地对打着，谁也不发力，谁也不失误，好像能打上一辈子似的。

看电影的人来来往往，都不会停留太久，一个故事，也就凌乱了，每个人带走一小部分。我在石凳上坐了很久，海风缓缓地吹着，夹杂着湿润，并不会感觉凉爽，越吹越觉得身上黏黏的。

我起身往酒店的方向走，一路走得匆忙，回到房间也是一身汗。我洗了个澡，只穿着短裤站在露台上，打开一罐冰啤酒，喝一口立刻觉得惬意。楼下是商业街，熙攘嘈杂，似乎每个人都欢喜。

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这话是鲁迅说的，我同样是怕吵的人，但在某些时候，比如此刻，海风从远处吹来，喝一罐冰啤酒，发觉这人间的悲欢看一看也无妨。如同看一场电影，也不必为主角担心太久。